



# 日常与风流：从醉白池看江南文人对醉吟诗风的接受

陈才智

**内容提要** 作为江南文人重要雅集之地，上海松江醉白池与北京宣南陶然亭南北对应，均取义于对江南文化作出重要开拓的唐人白居易。江南文人对醉白池的书写，在松江雅集内外时时可见；由此醉白池已由背景转为胜景，又随雅集升级为诗社，进而建构为诗境，衍生为文学意象，其中可以看出摭写日常、行在独善的醉吟诗风的遗响和余波。绍承醉吟诗风的江南文人，浸润于风骚两种诗歌传统，将日常与风流组为双重变奏，融纳人生的反思和体悟，酿为诗歌史上融风流于日常的别有意味的诗意江南。

**关键词** 白居易；醉白池；江南文人；日常；风流

上海市郊的松江，有一处以水石精舍和古木名花之胜而蜚声江南的古典园林——醉白池，风光宜人，与豫园等并称上海五大古典园林，而醉白池历史最为悠久，至今已有 900 多年。

## 一 醉白池的缘起与沿革

醉白池最早为北宋朱之纯的私家园林，名曰谷阳园。朱之纯是松江进士，自号谷阳先生，以文名于时，有《谷阳文集》。“谷阳”来自陆机《赠从兄车骑》诗“仿佛谷水阳”，二陆家乡在谷水之阳，绍承其意，朱之纯乃据以自号，并用来自命名其私园。苏轼友蔡肇《题朱之纯谷阳园》诗云：“陆机异时宅，故物无复迹。悠悠谷水阳，野水凄徐碧……古今一丘貉，贵贱百年客。闭门橙橘香，隐几冰冻释。”<sup>[1]</sup>活现一位悟道的隐士形象，勾画出令人钦慕的隐最佳境，其中蕴含的兴替之慨，奠定后来醉白池书写的基调，900 年后余意犹在。

朱之纯谷阳园之后，历代多有扩建，但梗概犹存。今池上草堂东北处的乐天轩，即建于昔日谷阳园文渊堂旧址。元代松江知府张之翰送别白居易远代子孙白斑的《送白湛渊》中写道：“古来工诗称乐天，耳孙者谁曰湛渊。笔头不专长庆体，时与晚唐诸人争后先”<sup>[2]</sup>；张伯淳亦有《送白湛渊

赴太平》，中云：“白傅风流照汗青，耳孙早岁以诗鸣。”<sup>[3]</sup>松江与白傅风流的渊源于此一脉相传。

500 多年后，董其昌在谷阳园旧址复建四面厅、疑舫等，面池背石，砌石阶向池水中延伸，尽得戏水之趣，成为松江文人重要的觞咏雅集之所。这位书画大家与万历年间刻印《白氏长庆集》的另一位松江人马元调一样，是白居易接受史上的重量级文人。这位华亭文人官至礼部尚书，且深悟禅悦与园林之道；于开辟此道风雅的前贤白氏心有戚戚，甚至因崇白慕白而号“思白”<sup>[4]</sup>，其诗文随处可见对醉吟诗风之艳赏，还多次书写白诗如《琵琶行》，是白诗经典化历程中的重要节点<sup>[5]</sup>。白居易《池上篇》，董其昌亦多次书写，为其书迹之名品。《唐宋诗醇》于所选《池上篇》评云：“‘识分知足’四字是乐天一生得力处。”其说即承自董其昌《池上篇》书跋<sup>[6]</sup>。在《兔柴记》中，董其昌又称：“读白香山《池上篇》……实为衣冠巢、许之助。温公之独乐，卒成谢傅之同忧，有以哉……攀下贵人，婴情好爵，骡铎马通之外，别无活计。即回首家山，不乏平泉、金谷，亦仅付园丁筦钥，作者游者，宾主谁分。求其如白傅之饮一杯、吟一篇于池上者，少矣……盖公之园可画，而余家之画可园，大忘人世之家具，略相埒矣。独世方急公，而余能使世兼忘我，是为异耳。”<sup>[7]</sup>“识分知足”与“世



兼忘我”的定位和认识，深刻影响到清代文人，尤其是松江文人的慕白效白之风。

虽然董其昌之后，谷阳园几易园主，甚至一度废弃，但醉吟诗风却一脉相传，绵延至清。顺治七年（1650），华亭顾大申将谷阳园旧址辟为私人别墅，园林布局以一泓清池荷塘为中心，环池三面皆扩建曲廊亭榭，增修水石精舍。最后，郑重选用王时敏以八分书题写的“醉白池”匾额。一方面，因董其昌号思白，故王时敏题写“醉白池”园名，语含双关；另一方面，醉白池之命名，主要取义于《醉白堂记》，醉白堂改为醉白池，点出以池为主的新格局，塑起一座江南人文园林的新典范，醉白池由此名扬四海。

顾大申（1620—？），号见山，善书画丹青，远师董源等，近法董其昌，博雅喜文辞，少以能文著称，工乐府、七律，康熙七年（1668），与宋琬等在松江社集。翌年，一代诗宗渔洋山人回忆，顾大申“以工部郎中奉使榷赣关，作画别余，自后不复相见”<sup>[8]</sup>。就在其所购乡前辈董其昌旧宅里，顾大申写下《董尚书画卷歌赠朱子雪田》，以“画通书理空前人”“下笔森瘦秀彻骨”“董公墨妙天下传”<sup>[9]</sup>，表达对这位其画艺所师法的乡贤之尊崇，于此董其昌当可欣慰于九泉之下。

## 二 由醉白堂衍为醉白池

顾大申所建“醉白池”之命名，取自苏轼《醉白堂记》：“故魏国忠献韩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，名之曰醉白。取乐天《池上》之诗，以为醉白堂之歌。”<sup>[10]</sup>《醉白堂记》乃践醉白堂主人韩琦之约而作，突出特点是以论为记，全文并未正面描写醉白堂景观，而是从其命名寓意入手展开。关于《醉白堂记》主旨，曾有争议。黄庭坚说：“（王荆公）尝观苏子瞻《醉白堂记》，戏曰：‘文词虽极工，然不是《醉白堂记》，乃是韩白优劣论耳。’”<sup>[11]</sup>王安石的戏评，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争论。宋人黄震称：“《醉白堂记》反复将白乐天、韩魏公参错相形，而终之以取名也廉之说，尊韩之意，隐然自见于言外矣。”<sup>[12]</sup>元初李淦《文章精义》驳云：“子瞻作《醉白堂记》，一段是说魏公之所有，乐天之所无；

一段是说乐天之所有，魏公之所无；一段是乐天、魏公之所同，方才说是为韩魏公作《醉白堂记》。王介甫乃谓韩白优劣论，不亦谬乎？”<sup>[13]</sup>明人茅坤《东坡文钞》认为：“魏公勋名本胜乐天，故文不誉而思特远。”<sup>[14]</sup>三位学者都是顺着“韩白优劣论”的思路立论，不免隔靴搔痒。倒是金人王若虚《文辨》开拓了新思路：“荆公谓东坡《醉白堂记》为‘韩白优劣论’，盖以拟伦之语差多，故戏云尔。而后人遂为口实。夫文岂有定法哉？意所至则为之，题意适然，殊无害也。”<sup>[15]</sup>对苏轼文无定法、以论为记的新创给与理解，语中肯綮。

醉白堂衍为醉白池，表面上契合新园布局以池为中心的变化，而就其命意而言，亦更近酷爱池园之境的白居易；一字之别，境界顿异。中唐以下，池景在文人笔下描写渐多，白氏堪称代表。白居易将其诗歌空间的书写由园林、寺庙乃至整个都市地域，缩小为家居之乐；由大的空间浓缩为微观空间，由物质空间引向精神空间。透过对其诗歌空间书写变化的研究，既有助于理解唐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变化，把握白氏在唐诗发展中的特殊地位，也能更准确地定位其在唐宋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。白居易以池上为主题之诗28首，林林总总的池上诗作，刻画池上四时景物、安逸悠闲生活，抒发乐天知命、知足保和心情，构筑起醉吟诗风的堂庑之境。置身池上，返归池北，由园林之境，回到精神空间；池北书库，成为心路历程由外而内的最好象征物，正如白乐天范式是唐宋文学转型的代表。其《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》写道：“淙淙三峡水，浩浩万顷陂。未如新塘上，微风动涟漪。小萍加泛泛，初蒲正离离。红鲤二三寸，白莲八九枝。绕水欲成径，护堤方插篱。已被山中客，呼作白家池。”<sup>[16]</sup>在这里，三峡的川洋烟波记忆，被融缩为白家池塘的日常；书斋院落的清雅明丽，与书斋眼前的池塘水景，提供给读者另一方天光云影，淡去了江湖风波的承载，人生至此开启歇息与归隐的新篇。又如《池上篇》：“十亩之宅，五亩之园……优哉游哉，吾将终老乎其间。”<sup>[17]</sup>池上佳境淡淡写来，疏淡点染中，欣然之意已出言外。

韩琦有感于此，作有《醉白堂》：“慧老新成池上堂，因忆乐天池上篇。乐天先识勇退早，凛凛



万世清风传……人生所适贵自适，斯适岂异白乐天。未能得谢已知此，得谢吾乐知谁先。”<sup>[18]</sup>诗酒年华，覃研万籍，藏书池上，风流林下，如此自适的人生，悟透识分知足者，深谙及早勇退者，足堪先乐，足堪先醉。苏东坡亦深谙此意，还将白乐天与王摩诘晚年退隐辋川相提并论，《李伯时画其弟亮功旧宅图》说：“乐天早退今安有，摩诘长闲古亦无。五亩自栽池上竹，十年空看辋川图。”<sup>[19]</sup>又专门撰有《池上二首》向乐天致意，并与李太白对比，作出取舍：“不作太白梦日边，还同乐天赋池上。”<sup>[20]</sup>但苏轼《醉白堂记》同时也写道，韩魏公筑醉白堂，非仅意在追慕乐天，而是“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，而不可得”情况下的一种心态，进而颂美这位股肱之臣以社稷苍生为重、死而后已，突出其朝廷倚重、人心归向的崇高威望。清人刘大櫟因此评价此文“精神笼盖一世”<sup>[21]</sup>，赞誉至高。

韩琦历宰三朝，亦屡次被置于散地，故深羨白太傅的园林生活。作为一代名相，韩琦辞官荣归故里安阳，营造醉白堂，请苏轼撰《醉白堂记》，确有慕白之心、学白之意。其《初会醉白堂》即云：“因建新堂慕昔贤，本期归老此安然。”<sup>[22]</sup>明人林俊《借溪记》：“韩魏公之醉白堂，慕乐天也；公三朝元硕，勋望隆赫，犹欲自拟乐天。”<sup>[23]</sup>即有见于此。清人韩江开泰《重修琵琶亭记》亦云：“宋韩魏公作《醉白堂歌》，意欲仿佛其为人。”<sup>[24]</sup>《明一统志》载，醉白堂“在府治北。韩琦建于居第池上，名曰醉白。取唐白乐天池上之诗，以为醉白堂之歌，苏轼为记”<sup>[25]</sup>，至今仍是安阳重要的人文胜景。

与安阳醉白堂媲美者，为杭州醉白楼，在西湖杨公堤以西的茅家埠，自然源自杭州刺史白乐天。张岱《西湖梦寻》载：“杭州刺史白乐天，嘯傲湖山，时有野客赵羽者，湖楼最畅，乐天常过其家，痛饮竟日，绝不分官民体。羽得与乐天通往来，索其题楼。乐天即颜之曰‘醉白’。”<sup>[26]</sup>细按起来，恐为商家之附会，远源当亦承自醉白堂。《西湖梦寻》上引文字之后，有倪元璐《醉白楼》，诗云：“金沙深处白公堤，太守行春信马蹄。冶艳桃花供祇应，迷离烟柳藉提携。闲时风月为常主，到处鸥

鳧是小僊。野老偶然同一醉，山楼何必更留题。”诗意自可理解为风月为常主，不必以己为中心而刻意留题，所谓“谁非过客，花是主人”，但野老令人联想到野客，若将醉白楼历史上赵羽索题纳入解诗视野，则“山楼何必更留题”，亦可理解为留题醉白殊属无谓，即使好名如乐天者，毕竟也要自讳己姓。清人顾光旭《西湖杂诗》有“白傅高眠醉白楼，看人骑马又乘舟”之句<sup>[27]</sup>。方塘则有《醉白楼（在茅家埠，唐白居易书）》诗，其中“佳名醉白非耽酒，古埠昏黄独倚楼”<sup>[28]</sup>，足可与倪元璐“冶艳桃花”一联并美，今已并悬为醉白楼楹联，与白公堤、白苏二公祠等一道，延续和承载着杭州人民醉白和思白的情怀。

从安阳、杭州再回到松江，松江原亦有西湖，原址在府城西南。湖周围三里，中有小渚，其上建有风月台，系取白居易诗“水槛虚明风月好”之句，乃松江第一佳胜。清人丁宜福《申江棹歌》云：“水槛虚明风月好，云间亦自有西湖。”<sup>[29]</sup>醉白池即在西湖旧址。韩琦追慕乐天，华亭邑绅、擅长绘画诗文的顾大申又效仿韩琦之意兴，故再度掘地开池，遂复以“醉白”为池园之名，乃有醉白池。清人章鸣鹤《谷水旧闻》载：“醉白池为董思白觞咏处，后归顾水部大申。”<sup>[30]</sup>黄之隽《醉白池记》则云：“韩魏公慕白（居易）而筑醉白堂于私第之池，水部君又仿韩而以堂名其池。”<sup>[31]</sup>道出其间物质与精神两个层次上的传承脉络。水部君指顾大申，因官工部主事，司职水利，故别称顾水部。醉白堂易为醉白池，水部之职，宜乎建池哉！

### 三 醉白池由雅集至诗社

作为江南文人重要雅集之地，顾水部营建的醉白池，由雅集至发展为诗社，又由诗社建构为诗境，与北京宣南陶然亭南北对应，不约而同皆取义于对江南文化作出重要开拓的北方人白居易。这一巧合耐人寻味。白居易融风流于日常的形象，在其生前即已形成，证据来自大历十才子冠冕卢纶之子卢简辞。一年冬天，卢简辞与子侄辈同游伊水，倚栏眺望嵩洛，俄而霰雪微下，忽见二人“衣蓑笠，循岸而来，牵引水乡蓬艇，船头覆青幕。中有



白衣人，与衲僧偶坐；船后有小灶，安桐甑而炊；卯角仆烹鱼羹茗，泝流过于槛前。闻舟中吟啸方甚”<sup>[32]</sup>。卢简辞抚掌惊叹，使人问询，方知舟中原是白傅，与僧友佛光一道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。其后每遇亲友，无不话之，以为高逸之情，莫此能及。白傅乘舟的高奇往事，出自同代人见闻，是后世文人艳称的高逸段子。窃以为，足与略识之无、居大不易、香山九老等轶事同美并艳，用最仰慕乐天者苏轼的话说，就是“乐天事事可及，唯风流一事不可及”。<sup>[33]</sup>东坡自云“出处依稀似乐天”，然可望而不可即者，唯风流一事。笔者更以为，风流竹林七贤亦可及，唯襟怀淡宕不易及。

“白傅风流造坦夷”，与前代讲究神态超逸、简约有味的魏晋风流不同，也与同代的孟浩然和李白迥异；步入中唐的白居易，更注重融风流于日常，在衣食住行的细腻感受和冷静观察中，体味人生的滋味与境界。在诗人笔下，风流与日常的变奏，历经两个发展阶段，呈现出两种样态。其一，日常在眼前，风流在别处，只有陌生化的远方，才有风光和风流。“半壁见海日，空中闻天鸡”，是天姥山山民眼中的日常，只有远来至此的诗仙才会视为风流；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”，是西湖岸边居民身边的日常，只有眉山坡仙才会视为奇景。其二，将身边的日常化为诗意的远方，融风流而入日常，于日常而见风流，即如大隐隐于市一般，不必山居方称隐。这种变化，既是香山居士在经历仕途波折后的有意选择，是在介入与疏离之间的平衡之道，也是元和诗风的时代性潮流和趋势。“诗到元和体变新”，元和转关的划时代意义，即在于中国传统诗歌的诸般法门于此开启，诗歌基本主题、表现方式和各种体式也由此走向成熟，清人方贞观谓“唐诗至元和间，天地精华，尽为发泄，或平，或奇，或高深，或雄直，旗鼓相当，各成壁垒”<sup>[34]</sup>。叶燮注意到元和时代“变八代之盛，自是而诗之调之格、之声之情，凿险出奇”<sup>[35]</sup>，而凿险出奇的同时，更有与之相反相成的平易通俗。重写实、尚通俗的诗风，体现出元和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发展的新思潮。白居易融风流于日常的诗歌写作，正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。

对融风流于日常的醉吟诗风，江南文人情有独

钟，关于醉白池的诗歌书写，在松江雅集中时时可见，数量和密度十分可观；由此醉白池已由背景转为胜景，又随雅集升级为诗社，进而建构为诗境，衍生为文学意象，堪与琵琶亭同美并艳，可以看出摭写日常、行在独善的醉吟诗风，在江南文人笔下的遗响。在300多年间，除去风光秀美的自然景致，醉白池文化积淀中的诗意是其最大亮点；尤其是乾隆初期的诗会雅集，最是江南一景。举人蔡显参加了醉白池诗会，孰料30年后名噪天下却是因文字狱而遭杀身之祸。蔡显（1697—1767），号闲渔，华亭人，雍正七年（1729）中举，负才不羁，一生潦倒，在家开馆授徒为业，喜咏诗作文，为云间诗伯。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，因刊刻《闲渔闲闲录》，郡绅以其怨望讪谤欲行公举，惧祸抱书自首，后定为“狂悖”罪处斩，株连甚广。在后来被禁的《闲渔闲闲录》中，蔡显追忆：“古时文士宴集赋诗，或刻烛一寸，后乃击铜煎饼，斗捷争奇。近嘉定张鹏翮自号南华散人，至喝韵成诗，尤为神速。往年醉白池诗会，黄宫允、周比部、徐明府、李茂才辈酒酣兴王，余以《接五路》为题，喝三韵，西枝随口吟云：‘五更牲杀接神忙，利市年年酌一觞。欲往迎之何处所，东西南北与中央。’坐皆叹赏。盖新正五日，松俗贸易家五更陈牲醴于街，以祀财神，名曰‘接五路’，无赖子闯坐，醉饱径起，主人喜欢，谓神降获利市也。”<sup>[36]</sup>

所云参与醉白池诗会者，皆松江闻人。黄宫允即黄之隽，官至左春坊中允，别称宫允。周比部即周吉士（1690—1750），娄县人，学者周思兼六世孙，雍正二年（1724）进士，历任刑部主事、员外郎。徐明府即徐樾，官江西星子知县。李茂才即李进。蔡显《闲渔闲闲录》载其陇西壻藏《醉白池老树轩图》，所称“陇西壻”当即李进，其中陈慧香题云：“谷阳城外路西南，画景还将诗景参。……我忆童游如梦幻，书堂深柳独何堪。”陈慧香即陈崐（1664—1742），晚号慧香，华亭人。诗中所云“绿水萦纡桥第五”，注云：“原醉白池前，有河通舟楫，北接长寿桥水，南通大涨泾。在长寿桥至醉白池榆树头一段，自北至南，有石桥五座……醉白池前即沈家桥，排行第五。”末句注云：“轩北为霖说王子深柳读书堂，余总角同业处，今废矣。”蔡



显又专门称道陈慧香“不逐外物”，《闲渔闲闲录》云：“张敬夫见王荆公墨迹，谓此公那得有许多忙，程子见人静坐，便叹其善学，不作草书，不逐外物，余唯见陈丈慧香一人。”不逐外物，亦不瞎忙，惟醉白池可栖此闲情逸致。

《闲渔闲闲录》又载徐今吾《题醉白池老树轩图》：“胜地争传醉白池，当轩有树最离奇。……庭槐潭柳何须问，点缀名园此独宜。”徐今吾即徐是傲，与黄之隽同学齐名，工诗古文，兼善书画，诗歌力追白居易、元结。诗中所绘醉白池老树轩之景，至今犹存，与乐天轩、池上草堂等彼此辉映，为醉白池中可圈可点的雅致景观。施道园题词云：“曩居溪上，对老树名园，玲珑堪赏……华轩妙句，惟应读罢，倚阑吟想。”备见醉白池老树轩之风致。李进亦有《老树轩歌》，详描细画“托根醉白东偏池”的这株老树及老树轩。

此时已是乾隆初期，仍作池园之用的醉白池已经换了主人，新主仍旧姓顾，乃顾思照。成书于《闲渔闲闲录》之后的章鸣鹤《谷水旧闻》载：“醉白池为董思白觞咏处，后归顾水部大申。近日则顾司训珠怀居之，与黄官允唐堂、徐明府名樵、李茂才名进、蔡孝廉某结诗社于此。”顾司训珠怀即顾思照，字藻文，号珠怀，华亭人，性行古朴，博学工诗文，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补诸生，以优异成绩获得廪贡，曾官丹徒县训导，别称司训。辞归，购得原顾大申醉白池，在府城谷阳门外，饶水竹之胜。乾隆初年，与黄之隽、周吉士等结诗社于此。后蔡显弟子姜兆翀为他作传，醉白池诗社有浓墨重彩之笔：“思照居亭林镇，移居郡城，又得顾水部醉白池，于其中创立诗社。是时，黄唐堂先生执牛耳，而徐樵、李进、郁造、金玉堂，皆社中人也，觞咏风流，骚坛称盛事。唐堂序其诗，谓为‘池上固诗境也’，而水部遗徽，予以复振。”<sup>[37]</sup>

与旧主顾大申相比，醉白池新主顾思照更喜欢宁静，偏爱悠然自得的慢生活，其诗集即名《醉白池诗草》《醉白池诗钞》。顾思照专门邀请黄之隽撰写《醉白池记》，可谓一篇颇有兴寄的醉白池诗社雅集发展史。其中不仅谈到自己曾参与醉白池诗社的诗酒雅集，而且追昔溯往，详述因革，着重讲叙恰为前主人之同姓的顾思照归乡居之，仔细

葺治，经常与徐樵、李进、蔡显、郁造等松江诗人咏歌其中，醉白池由此成为西郊雅集胜地。前主人因为人在江湖，驰驱王事，不能乐乐天之所乐，故园风物，徒怀渺渺，只能在《思旧园》中怀思“西郊原隰，绕宅禾黍，修筑方塘”之旧园；而顾思照虽只一诸生，然晏然有池亭之奉，延揽诗道同人，囑于宫商，“因醉白以追白傅，以写其乐者，又不但《池上篇》而已”；他感叹人地相遭，俯仰百年，星移物换，慨言：“孰知乾隆之初，醉白池上，有嘉宾贤主倡酬之盛，可以绍乐天而骄魏公者哉！”朗诵此记，重游旧园，大申有知，当亦欣然。

黄之隽（1668—1748），休宁籍，华亭人，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迁中允。外调福建学使，后还京参与《明史》续纂。被劾落职还里，应江浙两省政府之聘，主纂《江南通志》，学问富赡，诗文雄视海内，人称黄唐堂先生，尝集唐人诗句成诗近千首，辑作《香屑集》，各体皆备，妙若天成。其诗今存1655首，数量不小，地位也不低，沈德潜评价他是云间诗学中兴之主，别开生面，不失正轨。康、雍间实学正衰，诗多主格调，而黄之隽以词采工丽取名当时，继清初云间诗人领袖骚坛，一时推东南老宿。他不但善于学古，亦能自创新体，《清稗类钞》载：“其《生日对菊述怀》，创为一韵体，凡生平官位及所更历事，俱藉一‘花’字传出，共得六十四韵。”<sup>[38]</sup>这首五排作于黄之隽80岁生日，题为《生日对菊创为一韵体得六百字》，中有“醉白池边树，飞鸿堂里花”之句，第二年他就过世了。

此前两年，黄之隽撰有《飞鸿堂观梅，过醉白池留饮，定东轩之约》；此前九年，撰有《戊午岁首春集醉白池》，皆可见醉白池是他晚年吟咏日常中的重要诗境。其《醉白池（得香字）》诗：“小憩桐阴坐曲廊，一规镜槛绿泱泱。鱼跳密藻深无影，燕掠平芜静有香。农事绕篱分畝浍，画图隔水见村庄。钓碣渔径名流集，风雅全胜古辟疆。”<sup>[39]</sup>以白描之笔勾勒醉白池一镜绿水的景貌，末注：“主人顾氏。”应为初识醉白池主人顾思照、醉白池诗社雅集尚未走向全盛时的诗作。后来，醉白池便成为其诗歌创作的常见背景，乃至转为胜景，又随醉白池雅集升级为醉白池诗社，进而建构为诗境。作为



醉白池诗社雅集的核心人物，黄之隽不仅应顾思照之请，撰写《醉白池记》，还撰有《醉白池诗序》，其中盛称醉白池乃“诗境”。

#### 四 醉白池诗社行为诗境

对诗家而言，一处良好优雅的诗境，如何强调和称赞都不为过。诗境不仅指诗的境界或意境，也含诗歌创作的具体地域和空间背景。偏于空间的诗境，与侧重时间的诗史，一横一纵，彼此互补，是诗歌研究不可或分的两翼。相较诗迹而言，诗境更偏重文学性，是人文胜景转为文学意象的重要机缘，此即《醉白池诗序》所谓“有醉白之境，而后有珠怀之诗”。诗不自美，借境而显；境难自胜，因诗而彰。诗境即物质空间和历史空间之上的“第三空间”<sup>[40]</sup>，属于真实与想象交织的空间。明清两代，尤其是清代，江南文人结社之风甚盛，仅松江一府，即有幾社、九老会等近40种名目，还有大批以文人姓名为题的结社。松江社事风起云涌，曾激发虞山钱谦益的参与热情，他慨曰：“近来南国兴文章，云间笔阵尤堂堂……始信出门交有功，横眉竖目皆骏雄。”<sup>[41]</sup>其所言“笔阵”即指松江社事的隆盛。新一代才俊正菁华烂漫，松江幾社后继有人。在此背景下，以雅集所在地点命名的醉白池诗社，别具一格，也由此款款登场。

“醉白池诗社”一称，见于沈大成诗：“吟社闻兴复，愁余独远行。我师扶大雅，诸子盛才名。翠驳乌丝绢，春莺白苎城。自从陈夏后，重见海云生。”首联“吟社”一句，注云：“芥舟书来知，唐堂师新复醉白池诗社。”<sup>[42]</sup>卢芥舟，是比沈大成小一岁的同学兼好友，据沈大成《学福斋集》卷五《卢芥舟遗诗序》，雍正八年（1730），沈大成始交卢芥舟，后同问业于黄之隽。沈大成（1700—1771），华亭人，以诗、古文辞知名江左，旁通百家之书，其《守约斋小草序》也提到醉白池。

顺治间顾大申虽然营造了醉白池，可是其风光景致，他本人究竟安享几分，实在令人怀疑，黄之隽《醉白池记》即称：“水部驰驱王事”，“不能乐乐天之所乐”，这大概主要是因为鲜有诗文佐证；倒是百年后乾隆间的顾思照，可谓坐收其成，在

园池之间，“喁于宫商，狎鱼鸟，昵水石，浩歌长吟”<sup>[43]</sup>，尽享诗意之日常。一时名流汇聚，文采斐然，醉白池由此声价倍增。参与松江醉白池诗社雅集的成员，有黄之隽、徐是微、周吉士、徐樵、李进、蔡显、郁造、金玉堂、顾思照等；其中以黄之隽、徐是微二人年岁最长，不服古稀，而黄之隽尤德高望重，实为松江文坛领袖。

郁造，字蔗村，娄县诸生，工诗。其《醉白池秋集》曰：“秋入名园好，晴空景色饶……登高试回首，云外雁声遥。”《池上坐月》云：“池上凉飏吹晚晴，悠然诗思坐来清。……虎头才藻风流甚，彩笔挥徐满座倾。”<sup>[44]</sup>尽写醉白池夜与昼俱美，晚晴之素景，波澄而露冷，激发诗思文藻，难怪风流籍甚，满座倾倒。

金玉堂，字虞夔，号娱为，华亭监生，居与醉白池相近。有《棲麓小草》。其《醉白池坐月》云：“辟疆园占水云乡，踏月寻诗有底忙……准拟续游清夜永，携琴载酒咏沧浪。”<sup>[45]</sup>携琴载酒，踏月寻诗，游赏亭台，泛舟沧浪，醉白池社，有底忙哉！金玉堂又有《莲德堂观徐醒斋与赵山人弈》诗，莲德堂，据《闲渔闲闲录》在醉白池附近的超果讲寺，徐醒斋即徐樵。

徐樵（1681—1758），字圣功，号醒斋（一作惺斋），奉贤秀才，中兴名臣徐阶玄孙，擅诗，尤以经济自雄，获两任巡抚器重，被保荐贤良方正，年近五十始授官江西星子知县，秉政六十日，即置吏议黜职罢归。其《玉屏山人诗集》卷首有黄之隽序。黄比徐年长一轮，二人是松江醉白池诗社忘年交，徐有《哭唐堂先生》。唐堂《玉屏山人诗集序》谈及醉白池诗社雅集，及徐樵辟东轩狎主倡和时的精彩表现，中云：“会顾氏醉白池有风雅之聚，乃亦辟东轩，狎主倡和。聚必请数题，问某体某韵。众方挽毫覃思，已簌簌满纸，先座客起，颇不能饮，觞政交作，则鼓勇拍浮，抵掌拖腕，愤世嫉俗，淋漓酣嬉，倦而枕石卧矣，风止殆似古人云。”<sup>[46]</sup>看来，徐醒斋也是诗才敏捷者。

醉白池诗社中，另一位诗才敏捷者是李进，《闲渔闲闲录》所记《接五路》即其口占。李进，字步仙，号西枝，康熙五十五（1716）年秀才，有诗集《西枝遗稿》刊世，邑人张兴镛赞为“清



气满纸，绝去俗尘”。《接五路》收入《西枝遗稿》，改题“喝韵诗”，注曰：“时在醉白池诗会，或以《接五路》为题，令喝韵成诗，时喝忙、觥、央三韵，即成绝句一首。”“喝”即吆喝，可见场面之热闹，池上诗意荡漾，众宾喧哗，酒酣微醺，蔡显挺身喝出三个韵脚，李进应声而作，不逊昔日曹子建之七步成诗。此外，华亭吴钧有《集醉白池》：“咬咬嘎嘎水禽啼，寒食篙根纸满蹊。句里艳情撩芍药，酒边春梦滞棠梨。大名宇宙诸家集，清气乾坤四壁题。休道主人无长物，空廊贮得种花泥。”<sup>[47]</sup>夹注“顾、黄两先生”即顾思照、黄之隽，此诗亦应为醉白池诗社雅集之作。

上述松江醉白池诗社之外，其他江南文人的醉白池诗作，亦在在可见，不少还是诗题，这时醉白池诗社已逐渐衍为诗境和意象。如海宁祝德麟有《醉白池》：“沿溪植芳林，丛生半桂树。欲援看竹例，不必主人晤……池名义奚取，云白白太傅。当年苏郡守，焉得此闲驻。名贤游览迹，往往多牵傅。欧公未仕杭，六一泉偏署。我今作寓公，到处留杖屦。未知后视今，谁复识故步。且尽手中杯，安问恒沙数。”<sup>[48]</sup>写为访桂花而至醉白池，末抒今昔之慨，乃诗会多年之后的游访之作；称白氏未曾驻杖松江尚难驳之，但醉白之名绝无牵傅之嫌，流传有绪的醉白池沿革可为确证。

更晚些，王庆勋有《同胡蕙堂丈游醉白池》：“万树梅花万古春（四面皆种梅），当年胜迹幸重新。径中黄叶堆成路，篱外青山远有神。千载纲常留正气（地为夏忠节公殉节处），前朝词赋重名人（地本幾社遗址）。西风吹尽英雄泪，碧血犹闻闪野磷。”<sup>[49]</sup>写醉白池之梅花，以抒英雄正气之慨。同治间，娄县沈祥龙《醉白池观荷》写道：“如镜澄开十顷塘，淡红香白斗新妆。含情欲赠花诗句，绕遍沿坡几曲廊。”“疏篱一带界流泉，隔岸丛篁绿护烟。卷起竹帘秋更静，花痕摇动嫩凉天。”“新起亭台入画中，难寻莲社旧诗翁。风裳水佩依然在，谁更联吟醉碧筩”<sup>[50]</sup>，写醉白池之荷花。他另有七律《黄子慎约探梅醉白池雨阻未赴》，写探梅未果；五律《醉白池》二首，怀思顾水部，感叹池中旧荷残踪不再，惟老树依旧，而廊壁新诗渐多。光绪间，华亭顾翰《醉白池即日同赋》吟道：“醉白

池水清且涟，池中莲叶何田田。风吹花香扑人鼻，清风勃勃生筵前。”<sup>[51]</sup>写醉白池之莲花，亦颇寓兴亡之感。其《松江竹枝词》咏道：“曲槛回廊日已斜，忽开忽落一庭花。不知醉白池中水，何日轮流回故家。”自注：“醉白池在谷阳门外，顾参议大申别业，后归顾学博思照，今为育婴公所。”<sup>[52]</sup>三顾一脉，令人兴慨。

上引诗作以七律为多，亦有五古、五律、七排，不同体式从各个侧面传承融风流于日常的醉吟诗风。诗外还有词作，如云间王頊龄《满庭芳·醉白池》、华亭董俞《水龙吟·秋日饮顾水部醉白池上》、云间王九龄《满庭芳·后山招同人集醉白池》等。同治末，接续黄之隽《醉白池记》，松江画家仇炳台撰《醉白池后记》：“往尝读黄中允之隽《醉白池记》，想见一时园林水木之胜，与夫名流倡酬游燕之乐，心窃跂之。乃自顾君思照歿后，又数易主。至嘉庆季年，为育婴堂、征租所，三十年来，诸老风流，几歇绝矣……独醉白池者，幸属公所，当烽烟四起，独能守而护之，纵不获与昔时比盛，而溯中泚，寻旧迹，仿佛见当年之胜。”<sup>[53]</sup>绍承醉白池诗社文事之脉，绵延未断，又在此之上生发新慨，谓世间生意之畅茂，生机之洋溢，皆有赖于培养、护持、涵煦、覆翼之功，可谓至论也。

## 五 融风流于日常的诗意

白傅风流映千古，池园风月知谁主。从宋代朱之纯谷阳园，到500多年后明代董其昌接手，再到清代顾大申建醉白池，至100年后顾思照接手，醉白池诗社雅集走向鼎盛，延绵至民国，江南三社之一虞社还曾在此赋诗雅集，为白傅庆生<sup>[54]</sup>。空间意义上的醉白池已900多年，物质意义的醉白池也已300多年，堂轩仍存，亭舫犹在，保持着明清江南园林之遗貌。醉白池南长廊嵌有《云间邦彦画像》石刻，不啻一部浓缩的松江文化简史。点缀在简史中间的还有松江本地文人绵延不绝的效白咏白之风，其著者如明代礼部尚书顾清《山妻六十效乐天体》，以白居易为四友之一的四友斋主何良俊《春日思归用白傅体》《晨起用白傅体》《用前韵效白傅体》，蒹葭秋士宋存标《古英雄三语赞·白香



山》，清代闲闲道人徐基《白乐天》，华亭诸生林履祥《白香山》等。这与醉白池诗境的建构与承传足可互文。当白居易写下“闻道松江水最清”（《晚起》）时，这位苏州刺史定未料到，自己足迹之外的松江会有醉白池，而且伴随怀之仰之且绵延未绝的醉白诗篇，促进了醉白池由诗迹转为诗境。

当文学研究藉由的日常细节的网眼足够密缝时，就有机会打捞接近原生态的真实，醉白池及其文化书写即是一例。醉白池文化底蕴，除诗社诗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外，还体现在随处可见的书画碑碣，较著名者有程颂万“醉白池”匾，赵孟頫《赤壁赋》石刻；而述仇炳台等九位乡贤轶事的石刻“十鹿九回头”<sup>[55]</sup>，已成为眷恋故土的雅称和象征。江南成为地域性书写中心之一的历史，曲折而漫长。溯源起来，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的诗歌传统，更注重写实，多写日常感受；以《楚辞》为代表的诗歌传统，则注重想象，展开虚构情境。降至中唐，广大教化主白居易，兼收并包两种诗歌传统。

在诗意生活中，既有日常，也有风流，在二者之间，如何处理好节奏和平衡，是中唐诗人所特别留意者。在这方面，白居易后出转胜。与盛唐诗人侧重感发情兴不同，白氏的写作舍官样而就家常，代表着元和诗坛通脱风习的兴起。被贬江州，因地近庐山之缘，白氏愈加趋衷释教。当时洪州禅兴盛，正契合其心境。白氏特别注意鉴借禅宗“平常心是道”的要义，留意并注重日常生活的记录和写真。“平常心是道”是禅宗六祖慧能再传弟子、洪州宗开创者马祖道一提出的禅宗修习法门，意在打通清净心和平常心，把超越的佛性与平凡的人性贯通，给发扬自性开辟出广阔门径，肯定佛道即在人生日用之中，穿衣吃饭，扬眉瞬目，触类是道而任心，是对慧能禅学思想的重要发展。洪州禅落实在日常日用，张扬主观心性，任运随缘，特别体现为一种人生态度乃至生活方式，为白氏所认同，“禅的修养使他保持心理的安宁镇定，处患难不惧不馁，能够进退不萦于怀，苦乐不滞于心，百炼钢化为绕指柔”<sup>[56]</sup>。白氏对自由适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，正契合洪州宗心要。白氏在江州结交马祖弟子归宗智常；在忠州撰有《传法堂碑》，记当时所传禅宗世系和在长安时到兴善寺向马祖弟子

惟宽问道所得法语；晚年又与马祖弟子嵩山如满为空门友，这些经历和交游，对其走向日常的诗歌趣味取向，有着内在的驱动和促进。

就文学研究而言，影响与接受如影相随，恰如映象与因缘，映象有显有隐，因缘有强有弱，其间因果有如发光体与反射体，在合适的时候，会相互映衬；又如水与土，水洒于土，浸湿是水的本性，但被浸湿的程度则需要视土的具体情况而定。影响如链条，一环扣一环；接受如树枝，不断在蔓延。所以，不妨用影响链和接受树来加以概括。绍承醉吟诗风的清代江南文人，浸润于风骚两种诗歌传统，广泛有效汲取前代诗歌营养，于如水的日常与如山的风流之间，恰当平衡和调谐，将日常与风流组为双重变奏，把清欢和烟花谱为谐和之曲，在生活场景和日常心情的写真中，融纳人生的反思和体悟，酿为诗歌史上融风流于日常的别有意味的诗意江南。这是广大教化主白居易醉吟诗风绵延未绝的影响，也是这位有唐一代诗魔的接受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，值得仔细梳理和认真分析。

[1] 杨潜：《（绍熙）云间志》卷下，清嘉庆十九年刊本。

[2] 《张之翰集》，邓瑞全等校点，第27页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。

[3] 杨镰主编：《全元诗》第11册，第236页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。

[4] 当然，思白二字非董首创，宋代吴中和江州皆有思白堂（见陈师道《思白堂记》、范成大《吴船录》）。

[5] 陈才智：《白居易诗歌的图像化传播》，《安徽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5年第3期。

[6] 陆时化：《吴越所见书画录》卷五，清乾隆刊本。

[7] 董其昌：《容台文集》卷四，明崇祯三年董庭刊本。

[8] 王士禛：《古夫于亭杂录》，赵伯陶点校，第128页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。

[9] 李潜之：《清画家诗史》，第40页，中国书店1990年版。

[10] 《苏轼文集》，孔凡礼点校，第344页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
[11] 黄庭坚：《书王元之竹楼记后》，郑永晓整理，《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》，第1526页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。

[12] 黄震：《黄氏日抄》卷六十二，清乾隆三十二年刊本。

[13] 王水照编：《历代文话》第2册，第1173页，复旦大





学出版社 2007 年版。

[14] 高海夫主编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，第 5591 页，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。

[15] 王若虚：《滹南遗老集校注》，胡传志等校注，第 414—415 页，辽海出版社 2006 年版。

[16][17]《白居易诗集校注》，谢思炜校注，第 623 页，第 2846 页，中华书局 2006 年版。

[18] 韩琦：《安阳集》卷三，明刊安氏校正本。

[19][20]《苏轼诗集》，王文诰辑注，孔凡礼点校，第 2413 页，第 2716 页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。

[21] 吴孟复等主编：《古文辞类纂评注》下册，第 1545 页，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。

[22] 韩琦：《安阳集》卷二十，明刊安氏校正本。

[23] 林俊：《见素集》卷十二，明万历十三年刊本。

[24] 唐英：《辑刻琵琶亭诗》卷首，清乾隆十一年古柏堂刊本。

[25] 李贤等：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二十八彰德府，明天顺五年内府刻本。

[26] 张岱：《西湖梦寻》，马兴荣点校，第 56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。

[27] 顾光旭：《响泉集》卷十五，清宣统二年顾氏刊本。

[28]《武林掌故丛编》第二集，丁丙等辑，第 597 页，广陵书社 2008 年版。

[29] 顾柄权：《上海风俗古迹考》，第 147—148 页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。

[30] 章鸣鹤：《谷水旧闻》不分卷，上海图书馆藏抄本。

[31][43] 黄之隽：《唐堂集》卷十三，清乾隆间刊本。

[32] 康骥：《剧谈录》，第 47 页，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。

[33] 引自王世贞《题〈池上篇〉彭孔嘉、钱叔宝书画后》，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一二九，万历五年世经堂刊本。

[34] 方贞观：《辍锻录》，《清诗话续编》，郭绍虞编选，富寿荪点校，第 1941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。

[35] 叶燮：《已畦文集》卷八，《邨园先生全书》本。

[36] 蔡显：《闲渔闲闲录》卷一，民国嘉业堂丛书本。

[37] 姜兆翀：《国朝松江诗钞》卷三十二，清嘉庆十四年

敬和堂刊本。

[38] 徐珂：《清稗类钞》，第 3929 页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。

[39] 黄之隽：《唐堂集》卷四十四，清乾隆间刊本。

[40] 参见 Edward W. Soja, *Thirdspace: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-and-Imagined Places*, Oxford: Blackwell Publishers, 1996, pp.6, 10-11.

[41] 钱谦益：《牧斋有学集》，钱曾笺注，钱仲联标校，第 322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。

[42] 沈大成：《学福斋集》诗集卷八，清乾隆三十九年刊本。

[44] 姜兆翀：《国朝松江诗钞》卷三十七，清嘉庆十四年敬和堂刊本。

[45] 姜兆翀：《国朝松江诗钞》卷三十三，清嘉庆十四年敬和堂刊本。

[46] 徐樾：《玉屏山人诗集》卷首，清乾隆四年刊本。

[47] 王昶：《湖海诗传》卷三十九，清嘉庆间刊本。

[48] 祝德麟：《悦亲楼诗集》卷二十五，清嘉庆二年刊本。

[49] 王庆勋：《诒安堂诗稿》初稿卷五，清咸丰三年刻五年增修本。

[50] 沈祥龙：《乐志簪诗录》卷六，清光绪刻本。

[51] 顾翰：《宜雅堂诗录》卷三，清光绪二十八年顾氏义庄刊本。

[52]《中华竹枝词全编》第 2 册，丘良任等编，第 344 页，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。

[53] 汪坤厚等：《（光绪）娄县续志》卷十一，清光绪五年刊本。

[54] 参见徐公修《云间醉白池祝白傅生日》、姚洪淦《白傅生日醺饮醉白池》、项寰《集醉白池祝白傅生日（正月二十）》，《虞社》第 161—162 期，1930 年 1 月。

[55] 王韬：《后聊斋志异》，朱世滋等点校，第 389 页，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年版。

[56] 孙昌武：《禅宗十五讲·禅文化》，第 352—353 页，中华书局 2016 年版。

[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]

责任编辑：马勤勤